

长石人民公社史



貴州农民报社編写

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編 者 的 話

本书共分两部分：第一部分，比較系統概括地說明长石人民公社的发展和变化，主要是解放后的变化，并簡略地交代一些解放前的情况；第二部分，分篇記述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，也以解放后的为主。

长石是个民族杂居的山区。解放前，由于統治階級的残酷压榨和剝削，这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下。解放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逐年提高，而且提高得特別大。这个地区的群众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斗争的經過，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。从它的发展过程中，我們不仅看到了旧社会的污浊和黑暗，同时也进一步地感受到新社会的溫暖和幸福。

本书編写过程中，得到中共大方县委書記处書記薛巨明同志（原中共长石区委書記）的热情帮助。长石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群众，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材料，使此书能尽早脫稿。

由于我們的水平較低，缺乏經驗，加上掌握的資料較少，編写時間仓促，錯誤、遺漏的地方是一定会有的。希望讀者，特別是长石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群众，多給此书提出意見，以便再版时修訂补充。

目 录

編者的話

第一 部分

話当年血泪斑斑·····	(3)
鬧翻身喜笑颜开·····	(8)
互助組胜过单干·····	(12)
合作社更加香甜·····	(15)
高級社斬断了穷根·····	(19)
大跃进干劲冲天·····	(22)
办公社幸福无边·····	(26)

【附】长石人民公社生产发展，生活提高

概况表·····	(30)
----------	------

第二 部分

想起当年真寒心·····	(33)
幻想的破灭·····	(36)
幼芽的成长·····	(42)
大战鍋圈洞，引出幸福源·····	(46)
孩子們的乐园·····	(50)
文化翻身·····	(53)
庄稼汉也能搞科学·····	(57)

第一 部 分

长石人民公社，在大方县的东北部，是由原长石全区的农业社合并建成的。这里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山区，居住着汉、苗、彝、侗佬等五个民族，共七千六百多户，三万七千多人。解放后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在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，长石区人民先后组织起互助组、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，大力地发展生产，逐步地改变了山区的落后面貌。

話当年血泪斑斑

高寒边远，气候变化无常，交通不便，是长石区的主要自然特点。全区大部分田地半山，小部分在山脚。山高水猛，水源虽多，山脚却经常干旱；半山和山顶土瘦气候冷，成片的土地只长野草，不长庄稼，一年四季笼罩着大雾，不断地下毛毛雨。有些地方，站在这个山顶可以和另一个山顶上的人讲话，要想握握手，却得走上几点钟、半天、甚至一天。

正象平常所讲的：“山多宝也多”，长石区的物资是相当丰富的。据1958年勘查，全区到处有煤，有的地方，揭开皮面一层土，可以露天开采；如果动员全区一半人去挖，五十年也挖不完。硫磺的储量也相当大，还有大量的铁、铜、铅、锌、水晶石。半数以上的乡出产天麻、黄连等名贵药

材，最大的天麻，一窩可收四十斤。漆、桐、茶、槲等經濟林木也不少，還有大片的草地，適宜發展畜牧業。但是，就在物產這樣豐富的地方，解放前卻是一片淒慘陰森的景象。

解放前的長石區，是個十足的人間地獄。封建地主和反動政府勾結在一起，極端殘酷地壓榨剝削勞動人民。苛捐雜稅、地租、頂首（押金）、高利貸、無償勞動，象一塊塊千斤石，壓得勞動人民伸不起腰，喘不過氣。

反動政府的捐稅多得數不清，除公糧之外，還有什麼“公眾月捐”“軍糧米”“自衛食糧”“修路費”“電話費”等等。勞動人民交不起，就抓去坐監，甚至帶上木枷游街示眾。抓壯丁也是反動政府想錢的一個辦法。鄉保丁四處搜尋，見面就抓，致使青壯年不敢回家。有些人被抓過四五次，抓了贖，贖了抓，許多人因此傾家蕩產。張大鄉農民張竹宣被抓兵，保長說只要交錢，就可以把人放回來。家里沒錢，拿五升種子的地送給保長，寫文書按指印，手續辦好了，人也送走了，根本沒放。

這里的土地非常集中，72%掌握在地主富農手里。租地主的地，要先交“頂首”，土質肥一些的，每升種子的地，要交二到四錠銀子（每錠十兩），而且以後年年要加“頂”，一般每年要加一錠銀子，地做得越好，加得越多，一升地的“頂首”，最多有加到十多錠銀子的。地租是對半分、倒四六、倒三七。每年收下來，交上地租，好年月只夠吃兩三個月。每個地主還都留下一些土地，強迫佃戶給他耕種，不但不給工資，連飯都不管。佃戶每年一般要給地主干一個月以上的冤枉活，打柴、背煤、放牛、割草、收包谷等零活還不在



这就是地主陈继昌用农民无偿劳动建成的大粮库。

现在成了区公所了。（马一照相）

内。“顶首”交给地主，等于“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”，就是退佃不种，地主也要挖空心思霸占去。果瓦农民张元



臣，佃地主王玉林的地种，地主看中了他的“顶首”，拉他去当兵，地主的狗腿子霸占了他的老婆，父母和孩子都活活饿死。长石大地主陈继昌修房子，估到砍农民的树子，并强迫佃户白帮工，他的那所大房子就是这样修起来的，一个钱也未花。木匠孟海清，在陈继昌霸占农民凑的水利款时，曾顶撞他几句，他就怀恨在心。这次修房子时，大梁几次上不正，他就诬赖是孟木匠搞的鬼，把孟海清抓到他家里去吊起来，用枪筒子活活的戳死。说到高利贷，那就更吓人。一般都是一年放两次：二三月放，五六月收；七八月放，十月冬月收；借一斗要还三四斗。还有什么“场场利”，借一斗，七天还两斗，再过七天还四斗；“五还六”，借五元钱，每天还利息一元，当天还也得给六元。除此之外，地主烧锅底（搬家），佃户得送礼；地主生儿子，叫佃户去“认主”，也得送礼；过年过节过生日，还得送礼。有的地主规定要送一对鸡、一对肘子、两斤糖。因此，广大农民越来越贫困，一年不如一年。那些年月，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呢！当时流传的民歌是：

穷人头上两把刀：租子重，利息高；

穷人只有三条路：逃荒、上吊、坐监牢。

反动政府的“民团”，地主阶级的武装——“看家狗”，又和土匪串通一气，烧杀抢掠，勒索敲诈，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。“民团”“保警队”实际上就是土匪，乡长、保长也就是土匪头子。往往是土匪先来抢劫，土匪走了，“民团”“保警队”等，又借“剿匪”的名义再来洗劫一遍，所谓“剿匪”实际上是“剿民”。人们白天战战兢兢，夜晚提心吊胆。很多人躲在山

上，大年三十都不敢回家。誰要反抗，大禍馬上臨頭。1922年乾佬寨两个青年气极还手，打死一个土匪，整个寨子立即被燒光，妇女全被污辱。到解放时，长石乡只剩下十二只鸡和三头猪，其余都被他們搶光了，反动政府、地主、土匪随便杀人，他們还挑撥农民互相殘杀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死的都是善良人民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38年到1950年，全区被杀死的农民达一千零二名之多，沒名沒姓和死在外区的还不在于其内。

反动阶级为了便于統治，还尽量制造民族糾紛，歧视压迫少数民族。少数民族兄弟，赶場都要集体去，年輕人帶着火枪、梭镖，同去同回。人少了，男的挨打，女的被奸。

在那种情况下，自然灾害給人們帶來的危害，就更加惊人。三十多年前的甲子、乙丑年，长石先后发生严重的旱災和涝災，人口死去三分之一。

人民的生活，不如牛馬。条件比較好的长石乡，“半年糠菜半年粮”，吃蕨根、树皮、茨梨、观音土，穿棕衣、紙衣（白皮紙做的）的，約占三分之一。很多人連这也穿不上，只用两小块兽皮或者烂襟襟遮盖；很多人家几口人共一条褲子，有些十七八岁的姑娘一絲不挂。全区大部分农民用稻草、包谷壳垫在上当“被子”，少数人才盖得上秧被，而且是一家几口人共一床。貧苦农民每年每人收入不到十元，最低的生活都无法維持，經常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逃荒在外。解放后人民政府派人到外县去收容，全区找回来几百人。高寒的山坝等地更苦，不出粮食，大多数人靠燒沙鍋、背盐过活。从四川背盐到大方，往来半月，只得值二三斤盐巴的“脚价”，背盐的人沒有盐巴吃。人們沉痛地低吟：“一

背一百八，褲子挽疙瘩；一背一百九，褲子提起走”。1949年，石坪那里七十五斤包谷才能换得一斤盐，大多数人家吃不上盐，少数人才吃得起“吊盐”（把盐吊起，吃完飯用舌头舔一下）。

在那种情况下，誰还有心思搞生产呢？就是想搞，又哪里有力量搞呢？广种薄收、粗放耕作、产量低是普遍现象。当时的平均亩产只八十斤左右。高寒山区更落后，包谷不放粪，杂粮过撒，赶山吃飯，“种地一逼坡，收得几撮撮”，搞得不好，連种子都撈不回来。在那种时代，广大农民是一点指望都没有的。

開翻身喜笑顏开

1949年，一声春雷：解放了。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来到了貴州山区，反动政府的反动统治，宣告彻底垮台。劳动人民欢天喜地，奔走相告。

年底，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解放了长石。因为部队还有进军和剿匪的任务，不久又离开这里。地主恶霸、反革命特务，趁机掀起了暴乱。早在解放以前，这里的反动政府就布置了“应变”，安排大批特务隐蔽下来，并强迫人民出枪出人，按保甲編成“反共救国軍”。所以这次暴乱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，由地主恶霸特务指揮，由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慣匪作骨干，到处攻打人民政府，四方騷扰搶劫，逼得人民无法

生活。当年活活打死孟木匠的大地主陈继昌，又成为土匪“反共游击队”的纵队司令了。

1950年10月，在当时的中共长石区委代理书记薛巨明同志率领下，人民解放军二次解放了长石，并成立了区人民政府。长石解放后，周围村寨还在土匪控制之下，土匪的势力仍然很大，群众虽然内心欢迎解放，可是怕土匪报复，不敢和解放军、工作干部接近。为了打开局面，解放军积极进剿土匪，经过几次战斗，消灭和赶走了长石附近的成帮匪徒，人心才开始安定下来。这时，区委书记薛巨明同志，又带领一批部队，到石坪发动群众，组织农协会、民兵、儿童团。接着又到明德寨组织群众。在长石首先发动了游凤鸣、孟启连等六个妇女，组成了第一支女民兵队伍。

长石附近几个村寨的群众初步发动起来，农协会和民兵组织建立起来以后，1951年3月，人民解放军开始围剿盘踞在大山的土匪。当时，附近的县区都已解放，各处的残匪集中在大山，那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土匪的最后根据地。一天夜晚，驻长石的解放军、长石的民兵和大方县组织的武工队，以及驻金沙、毕节解放军，分五路向大山合围。同时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，一举攻占了大山，冲散了土匪，被解放军活捉和被迫交枪的营长以上的匪首，共一百六十七人。长石区的成股土匪，至此全部被消灭。

在两次解放和剿匪战斗中，人民的优秀儿女，解放军班长安沛林、齐明德，为长石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在剿清土匪的基础上，1952年初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

运动开展起来。由于剥削残重，和土匪盘踞的时间较长，绝大部分人民缺粮、缺衣，无法生活下去，斗争果实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。人民政府当即组织几千人的运粮队，到金沙、仁怀等县运粮食来救济，并发放了大批的寒衣。人民群众从内心里感激党的关怀，都要求尽快地斗地主，分土地。

经过普遍学习土地法、划分阶级，惊天动地的诉苦运动开展起来了。诉苦会上，劳动人民痛哭流涕，诉说地主阶级的罪恶，许多人诉苦后难过得饭都吃不下去。人们从此才真正找到了贫困和受压迫的根源。面对面的斗争开始了，一声声血泪控诉，一条条证据确凿的质问，地主阶级无话可答，不得不低头认罪。

但是地主阶级并没有甘心死亡。他们除了狡辩、抵赖之外，还用造谣、暗杀、美人计、收买和指使亲信打入农会，等等手段进行破坏。施梨乡地主杨斌武，害怕朱少安、张文儿揭露他的罪恶，花一石包谷收买坏分子，在夜里将他们砍死。但是，这些卑鄙的手段，并不能阻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。地主和特务又想出一条更加毒辣的办法，他们利用部分群众的迷信心理，造谣迷惑群众，组织反动会道门，威胁群众签名入会，并收买拉拢农会干部，阴谋暴动。他们计划在农历4月15日劫法场，抢救即将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和匪首，当天，因见政府有所准备，未敢动手，又计划在农历4月18日夜开始行动。但是这时人民群众的觉悟已经提高了，早已把敌人的阴谋报告给了政府。那天夜里，解放军、干部、民兵提前行动，当敌人正在集合的时候，把他们一网打尽了。逮

捕时这些坏家伙正扛着青天白日旗，画着花脸，有的还穿着道服，手执木刀，准备行动呢！可是在我神速的打击下，他们的阴谋彻底破产了。

暴动失败，地主阶级的最后指望落空了，群众情绪更加激昂，分土地的工作进展很快，到6月，土改就全部完成了。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用双手开出的土地，又回到老家。秋后，人们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果实，向自己的政府缴送公粮。有的寨子男女老幼一齐出动，排得整整齐齐，吹着唢呐，敲锣打鼓，欢天喜地的送公粮。

剥削制度铲除了，人们现在考虑的是：怎样改造山区，多打粮食，支援国家建设，支援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。



互助組胜过单干

斗倒地主，土地还家，好日子有望头了。但是单家独户搞生产，缺耕牛，少农具，“鐮齐鼓不齐”，还是抵抗不了自然灾害。很多人耽心：好日子靠不住。

1952年秋收后，按照毛主席“組織起来”的指示，肖海宣和他的六户邻居，組織起第一个互助組，实行耕牛农具伙用，劳力换工互助。社会主义的种子，在长石长出了一枝嫩芽。互助力量大，庄稼能够按时下种收割，生产中的許多困难都解决了。互助組象雨后春笋一样，很快地发展起来。

讲到互助組，不能不联系到修水利。这里互助組的发展，和修水利大有关系。土改以后，党号召农民向山区生产大进军，第一关就是兴修水利。长石是个缺水的地方，差不多年年干旱，过去，人們眼睁睁的看着雨水流入阴河，庄稼活活干死。吃水要到几里外去背，一盆水全家洗脸、洗脚，最后还要喂猪：衣服桌椅脏了都舍不得用水洗。解放前人們沉痛地哼着：

长石是个屯，	渴死无人問，
想吃一颗米，	除非生大病。

听说党要领导修水利，人人欢欣鼓舞要求馬上动手。中型水利长石大沟，在1952年农历八月底动工了。仅仅四个月，这条长二十四华里的大沟就修成了。接着，又着手修鍋

鍋圍洞水利。鍋圍洞被一百多丈高的懸岩陡壁圍抱着，水從陡壁半腰流到娃娃洞，落進二十多丈深的陰河裏。人們要在鍋圍洞里築上攔河壩和水閘，再在娃娃洞半腰修一條二十二丈長的水槽，把水引出來。有些人被這樣大的工程吓住了，他們說：沒有三五年絕對修不起。實際上只花了五個月。千百年來從未見過天日的陰河水，被組織起來的人們征服了，附近八千多亩旱地變成了水田。四面八方的人們歡樂地唱着：

長石是個坪， 修出水來亮晶晶，
共產黨領導好， 大米吃不贏。

水利修成了，互助組也提高了一步。在區委的直接領導下，社員們又向荒草地和高坡瘦土展開了鬥爭。

半山腰的山壩，有大片大片的荒地，光生野草，不長糧



這是鍋圍洞水利的一部分——娃娃洞

洞口的視槽。（馬一照相）

食。據傳說很多年以前，這裡什麼莊稼都長。有一年，一個“皇帝”經過這裡，他的馬看到麥子，拼命的吃，死活不走。

“皇帝”惱了。罵道：“好個山壩，敢欺侮孤的御馬，管叫你今後顆粒不生，變成荒山！”從那以後，山

壩就不出糧食了。事情真的是這樣嗎？當然不是，區委和羣眾一起反復研究，終於找出了不長糧食的真正原因：土質酸

性重，又太冷，对痘干药，用石灰改良了土壤，包谷、稻谷都长得很好。互助组员把“天师也无法对付”的荒地，改变成了肥沃的良田。

地势最高的大山等多特别冷，秧撒早了冻死，撒晚了长不成，过去从来没有种过水稻，互助组要叫水稻爬高山，在矮处撒秧，盘到高山上来栽，区委又帮助找来耐寒的“毛毛谷”种，1953年，高山上第一次长出了水稻。洼猪决一带的组员们反映：“我们这点从前是罩子路，野猪窝，如今种出稻子，变成了黄金地！”

经过兴修水利、改造荒地，高山，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，越来越巩固了。有的组成立了抱娃娃组，解决了妇女出工的困难；有些组搞定额，实行评工记分，由农忙互助发展到常年互助；有些组又合并组成了互助组联组。互助比单干强，已经是人所公认的事实了。当然，也还有些人二心不定，松鹤乡的一个富裕中农，全家八口六个能劳动，两条牛，两匹马，还有几只大羊子。他怕别人“沾他的光”，不愿参加互助组。春天，别人栽秧，他还没有打田。互助组来帮他栽，栽完秧他自动入组了。但不久又嫌“捆得紧”退了出去。秋天，别家的公余粮送完了，他还一颗未上。互助组又来帮他运，他又回心入组了。一次组里开会，儿媳妇批评了他，他认为破坏了他的“家规”，又退了出去。直到他儿子闹着要分家，他才不得不定下心来，再次在互助组里干下去。他的思想和活动，代表了一部分富裕农民。

穷人翻身吃饱饭，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是不高兴的。有的富农在农忙时故意做好饭好菜，拉组员帮他去耕种，